

承齐鲁文化千年风骨
传百年山大世纪精神

斯文一脉

下卷

主编 尹作升 李平生
副主编 王静 孙宜山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承齐鲁文化千年风骨
传百年山大世纪精神

斯文一脉

下卷

主 编 尹作升 李平生
副主编 王 静 孙宜山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文一脉/尹作升, 李平生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09-07907-5

I. ①斯… II. ①尹… ②李… III. ①山东大学-校史-史料 IV. ①G649. 285.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181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涛

斯文一脉

尹作升 李平生 主编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格 16 开 (170mm × 228mm)

印张 45

字数 66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907-5

定价 66.00 元 (全两册)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546) 6441693

目 录

前 言 / 1

人物春秋

- 仲维畅 我的祖父仲伟仪 / 3
- 杨洪勋 黄际遇：被遗忘的大学问家 / 17
- 杨洪勋 宋春舫：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 / 23
- 田广渠 元帅陈毅与作家王统照 / 29
- 史若平 成仿吾与“黑旋风” / 33
- 孟祥才 忆我同成老的唯一一次会面 / 36
- 臧克家 忆闻一多先生 / 38
- 张丽莎 闻黎明谈闻一多与山东大学 / 42
- 姚 建 张维华教授与老舍先生的一段交往 / 53
- 杨洪勋 翻译家赵少侯与山大 / 55
- 李剑锋 邂逅冯沅君 / 60
- 李剑锋 再度邂逅冯沅君 / 62
- 吕慧鹃 一座监狱两重天 / 64
- 李希凡 自学成才的哲学家思想史家赵纪彬 / 71
- 田道正 乔赐彬 “为革命服务”的红博士 / 75
- 乔植英 生平师友份 岁数伯仲间 / 81
- 萧光照 萧光来 萧光乾 谦和之度 / 87
- 姜 坤 足球健将萧涤非教授 / 90
- 盛玉麒 学术的脊梁 / 93
- 蔡德贵 季羨林与前清状元王寿彭的缘分 / 97

蔡德贵	学业非凡 毕业犯难 / 101
向 阳	逢“六二”忆罗老 / 108
仪平策	魂系教育 心忧天下 / 114
吴富恒	陆 凡 风雨同舟四十年 / 120
张学军	哀思绵绵悼吾师 / 126
田 钢	吕荧先生离开山东大学的前前后后 / 130
刘聿鑫	蒋维崧先生首先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 / 136
王 静	崇尚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 140
赵淮青	“史学界的杨小楼”赵俪生先生 / 148
叶 涛	人言海水有时立 我信春光自此多 / 153
陆贵山	不能忘却的纪念 / 158
潘 潮	臧乐源教授与海 / 162
吕慧鹃	遥远的记忆 / 165
李昌玉	大医许纯孝 / 168
汪人鹤	光明磊落的一生 / 174
刘建亚	哥德巴赫猜想与潘承洞 / 178
崔光红	在夹缝中做学问 于逆境中求生存 / 185
何 瑁	艰苦卓绝 献身科学 / 189
兰传斌	莫言与山大的几十年情缘 / 192

校史钩沉

史若平	山大建校“百年”的来由 / 201
史若平	为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唐绍仪正名 / 205
乔 国	抗日烽火中的山东大学 / 210
胡孝忠	非常世 非常人 非常史 / 216
胡孝忠	“责任”与“信史” / 225
田广渠	海洋研究的源头在山大 / 231
方 扬	山大的“亲戚们” / 234
田广渠	山大历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 / 236

	方 扬	山大历史上的艺术系 / 238
	郭延礼	山东大学的话剧传统 / 240
	郭延礼	薪火相传的山东大学作家谱系 / 245
	李希凡	忆旧迎新 / 251
路 遥	胡孝忠	建国前后山东大学的文史教授队伍 / 254
	田 钢	红瓦老楼溢书香 / 257
	贾 锐	《山大生活》创刊前后 / 263
	肖 寒	翰墨华章七十秋 / 266
路 遥	胡孝忠	毛泽东为何关注山东大学《文史哲》? / 272
	贺立华	守护清流:《文史哲》三十年点滴 / 274
	吕家乡	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流品格 / 280
王复三	高忠汉	从理论觉醒到理论自觉 / 286
	王复三	曾经沧海 / 294
	赵明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我校“文革”后人文社会科学迅速重新繁荣发展的开端 / 305
	田道正	山东大学与七个中国之“最” / 309

文史纵横

	台 旭	追忆青岛解放 / 315
	龚克昌	赋的兴起、繁荣与发展 / 320
	吴开晋	同余光中先生谈《白玉苦瓜》 / 324
	路广正	震古烁今二十年 / 326
	姜宝昌	今日“板门店” / 329
	徐 超	幽默艺术 幽默人生 / 332
	盛奇秀	猛煮慢温读书法 / 336
	盛奇秀	八面受敌读书法 / 338
	王洲明	书斋的名号 / 339
	王 静	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无悔选择 / 341
	李亚江	寻访莫斯科中山大学 / 348

周洪才 “竹岛”，中国记载早于日本
至少四百年 / 352

思辨之旅

- 韩贻仁 谁是细胞的真正发现者 / 357
- 傅 平 白 丁 “毛罗对话”引起的震撼 / 359
- 史若平 为《月末版》敲边鼓 / 364
- 丁冠之 儒家伦理与道德修养 / 366
- 周来祥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 / 369
- 朱玉湘 赵太侔办学思想诤议 / 373
- 朱玉湘 谈五四时期的评孔 / 380
- 蔡德贵 阿拉伯的精神金字塔 / 387
- 刘孝贤 从“两朵乌云”到“相对论” / 390
- 马来平 冥王星事件的哲学意蕴 / 394
- 陈 来 王 坚 陈 龙 国学研究 静水流深 / 398
- 思 宁 另一种新闻史意味深长 / 405
- 思 宁 回归五四 重建家园 / 408
- 傅有德 犹太人：一个善于求异的民族 / 411
- 王学典 李凌翔 “历史”能否变成“科学”？ / 416
- 王学典 下大力气，推进山东大学古典学术研究的
复兴 / 420
- 李绍明 啊，《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 423
- 陈 炎 说自欺 / 427
- 陈 炎 说孤独 / 429
- 陈 炎 说寂寞 / 431
- 陈 炎 说自由 / 433
- 陈 炎 说才气 / 436
- 姜 生 学问是荒原野草 / 438
- 何中华 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态度 / 440

何中华	拯救的“迷思”？	/ 442
何中华	可怜的鸡，可悲的人	/ 447
何中华	论文的做法	/ 449
何中华	永远的格瓦拉	/ 452
何中华	商业广告的文化解读	/ 455
何中华	“摇滚乐”猜想	/ 458
何中华	“真理标准大讨论”：意义与问题	/ 461
何中华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普世价值	/ 465
宋其圣	从化学的角度看特异功能	/ 469
树 木	今月不曾照古人	/ 470
唐锡光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 472
王祖哲	茶以及文化	/ 474
王祖哲	论道德	/ 476
夏振彬	王建民：学术腐败是“软刀子割头 不觉死”	/ 478
河岱之间	大学六义	/ 485
丁国强	80年代的鸡零狗碎	/ 489
郑勇山	关于宽容	/ 491
闫 岩	我看“超女”的媒介运作	/ 495
谢 健	关于“馒头血案”	/ 499
张明伟	民国学人的情怀	/ 502

热点追踪

刘 声	方 扬	在危机中反思	/ 507
	一 鸿	不要遗忘他们	/ 511
	一 鸿	大学生成长的烦恼	/ 515
	薛 薇	关于缴费上大学的透视与思考	/ 519
刘 浪	小 虎	大学生们：走出消费的误区	/ 524
	潘 潮	难，难，难！女大学生毕业分配	

			为何如此难? / 527
晓 苹	君 松	在困境中崛起 / 530	
	于凌波	厉兵秣马战申城 / 533	
	田沛庚	一起涉外合同纠纷案了结 / 538	
	于凌波	杜建国 大学校园独生子女透视 / 543	
陈道霖	牛军勇	张文静 吕 琳 聚焦考研族 / 547	
	黄 锦	网络,走进我们的生活 / 551	
	侯燕俐	仙乐飘飘 “余”音袅袅 / 554	
	傅 硕	我所看到的“两会” / 559	
	齐林泉	莫言:你知道一个老百姓的辛苦吗? / 562	
	李 康	与丁肇中教授在一起 / 566	
马 龙	孟 晗	朱松梅 十问“名嘴”易中天 / 568	
朱松梅	任 雁	刘梦冬 探访泰山学堂 / 572	
	杜泽逊	黄灿灿 为中国古典文化培养传承者 / 577	
		贺立华 莫言文学创作背后的人 / 582	

大学生涯

王贤才	少年未识愁滋味 / 591
丁冠之	教授的长衫和学生的土布褂 / 594
石家麟	一曲难忘思故人 / 596
石家麟	关山难阻同窗情 / 599
石家麟	因 缘 / 601
千江月	蜗蜗居里也逍遥 / 605
陈中华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了! / 607
思 宁	读分校 / 612
杨云雷	从主治医生到十佳记者 / 619
王学典	“粪土当年万户侯” / 623
翟华明	山大就像我红色的胎记 / 630
于凌波	寻根之旅 / 635

齐林泉	莫言教授“硕导”第一课 / 637
齐 丽	妈妈研究生自述 / 640
张 冰	细节山大 / 642
杨 克	带着宝宝去考博 / 646
杨 飞 李晓丽	校园溜溜族 / 650
闫 岩	吃遍山大 / 652
谢 健	一个女孩的哲学梦 / 655
谢 健	蒋佳琦：“逼”出来的总冠军 / 658
梁玉丽	寒假游学看开放 / 661
牛 聪	赴泰拾零 / 663
魏海政	十年支教：架起山里山外爱的桥梁 / 665
魏海政	单车承载我的爱 / 672
林辉辉	我想设计一个安全空间 / 674
何天祎	我在上海世博会当记者 / 677
陈立新	第一次当记者 / 681
王小梅 许梦飞	卯哥有约 / 684
黄灿灿	在央视“闯江湖”的日子 / 687
郭晓丹	我眼中的“强哥” / 691
王 静	后 记 / 694

斯文一脉

思辨之旅

谁是细胞的真正发现者

韩贻仁

乍一看来，本文的题目显得有点唐突。大家早有定论，细胞是英国学者胡克（R. Hook，另有译为“虎克”）在1665年首先发现的。我们的中学课本上是这样说的；许多高等学校教材也是这样写的，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一提法的根据是由于胡克首先利用显微镜观察了软木薄片，发现有许多小孔，并创用了细胞（cell）一词加以命名。然而这一说法是否恰当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还得从胡克（1635～1702年）的工作谈起。胡克出身于英国的一个大臣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出色的物理学家。

他在1665年发表了一本称为《显微图谱》（*Micrographia*）的专著，记载了他用自制显微镜对许多矿物、动物、植物标本观察到的现象。其中他发现，软木（树皮）薄片里面规则地排列着许多小孔，他把这些小孔称为“pores”和“cells”。他推想，这些小孔是为植物生长供应液体的通道。当时英文 cell 一词的词意是“囚室”或“小室”，胡克借用来指软木中的小孔。

然而他并未观察到活的或完整的细胞。实际上胡克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植物的细胞壁，而小孔是植物细胞死后由细胞壁围成的腔隙。因此，胡克所称的 cell 根本不是现代概念的细胞，而只是植物细胞的“外壳”，正好像是蝉的蝉蜕一样。但是后来的生物学家沿用了胡克使用的 cell 一词，赋予了它以“细胞”的词意。这就是 cell 一词代表“细胞”的由来。

胡克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领域是物理学。1662 英国国王批准成立了皇家学会，该组织定期进行学术报告。胡克是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之一，1677 年出任皇家学会秘书。他在《显微图谱》一书中描述了透明薄膜的生色现象，并认为光的颜色带周期性，这一见解对牛顿的有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显微图谱》是一本物理学著作，而不是生物学著作，胡克是一位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与胡克同时代的一位叫列文虎克（Antonj Van Leeuwenhoek）的荷兰人，在生物显微观察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列文虎克出身于工人家庭，6 岁丧父，上过中

学。后当过学徒，做布匹生意。1671 年开始了他的科学生涯，用玻璃透镜检查布的质量。

他用自己磨制的放大镜制成的显微镜观察了许多物质。与胡克不同的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生物学方面。他刻苦自学，阅读了一些重要的生物学著作，这为他的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674 年他发现了微生物，认为他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那些能动的物体是小动物。1676 年他把所观察到的结果写信报告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在皇家学会中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第一次看到了过去谁也没有看到过的微小物体。此后，他又不断把陆续观察到的结果向皇家学会报告，先后写了三十几封信，实际上这些信就是列文虎克的学术论文。他所报告的有细菌、原生动物、轮虫和性细胞等。他还测量了一些细胞的大小，如红细胞为 $7.2\mu\text{m}$ ，细菌 $2\sim 3\mu\text{m}$ 。他认为精子是精液的正常成分。在 40 余年中他观察了节肢动物、软体动物、鱼类、两栖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精子，在研究动物和植物生殖活动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由此可见，列文虎克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学家，是他首先观察到了真正的活细胞。英国皇家学会把列文虎克的全部信件译成了英文，汇编成了论文集，冠名为《哲学会报（1673～1724）》（*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由于他所观察到的细菌、红细胞、精子等都是独立的活细胞，因此说列文虎克为细胞的发现者，他是当之无愧的。鉴于列文虎克在生物学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680 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99 年又获得了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

从上面可以看出，把细胞的首先发现者归之为胡克是不恰当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胡克是细胞一词的创用者，列文虎克是细胞的首先发现者。

（刊于 1998 年 2 月 25 日第 1286 期）

“毛罗对话”引起的震撼

傅 平 白 丁

——当前文化界学术论争述评

2001年9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的独子周海婴先生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再说几句话”里，首次公开披露了1957年7月，在反右高潮时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和罗稷南关于“要是鲁迅还活着”的对话，在学术界、文化界引起巨大的冲击波，这是近年来少见的“重大问题”的学术论争。

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关于“毛罗对话”的原文是这样的：“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当时正值反右高潮，罗稷南“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

这一保密了44年的“毛罗对话”，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特别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这里仅就手头所掌握的部分报刊的回声，写一点述评。

2001年10月4日，《报刊文摘》刊登了“毛罗对话”的原文。2002年《文史精华》第6期上，刊登了谢泳先生的文章：《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谢先生在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罗稷南的话是一个孤证，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材料，要格外慎重。”“我的推论是，根据毛泽东50年代对鲁迅的看法，罗稷南的话，不是很可信，至少是需要分析的。”谢先生认为，“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从时间上看，周海婴的回忆显然是指这一次，因为这是反右高潮。”“毛泽东在4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多次谈到过鲁迅；而7月到上海那一段时

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文中说：“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可以看出，罗稷南的回忆就是由这些话演变过来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罗稷南，那么周海婴提到的毛泽东在上海对罗稷南说话的时间，就不是正值反右，而是反右之前了。”“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以他（毛泽东）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的那样的话，在逻辑上好像不是很合理，假如毛泽东说了那样的话，也只能是反右前，而不可能会反右期间。”

以上“毛罗对话”和一些文章的猜测，只能说明“毛罗对话”只是一个“孤证”。在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前，既不能估计有了3月间的谈话毛泽东在7月间就不会那么讲，更不能证明周海婴披露的“毛罗对话”，是罗稷南根据3月毛泽东讲话“演变”而来。正是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的文章：《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并有罗稷南的高足贺圣谟的文章《“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以及方进玉、齐简的《听黄宗英说往事》的访问记。并刊登了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的照片，罗稷南与毛泽东同桌，赵丹、黄宗英坐毛泽东身后。12月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于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人士的报道，在配发的座谈照片中黄宗英、罗稷南等在场，报道名单中都有罗稷南、赵丹、黄宗英等人。

黄宗英说，“毛罗对话”，“既非‘军事机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即由当年的后辈，如今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出来……”

黄宗英说：“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为此她请教了一位熟悉的律师。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大多不在人世，你就更应该把这件事写出来，留下来。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黄说：“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上海文教、工商业人士

循环也要失常。”当罗稷南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是怎样？”黄宗英“尖起耳朵倾听”：“鲁迅吆——毛主席不过微微地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一对话内容，和罗稷南讲的完全一致。黄宗英当时的感受是：“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懵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默默的眼神，他俩却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

《“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一文，作者贺圣谟先生说，周海婴书“再说几句话”中称“（罗稷南先生）信得过的学生、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就是我：换句话说，我就是向海婴提供毛、罗关于鲁迅谈话的具体内容，即被海婴称作‘孤证’的那个人。”贺先生当时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96年10月24日参加纪念巴人（王任叔）95诞辰讨论会中，在丁景唐先生的客房里，见到周海婴时讲的“毛罗对话”。

方进玉、齐简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中说：“2002年11月20日，我们去黄宗英阿姨家取稿件——一篇1957年毛主席评价鲁迅的重要稿件。”文章说：“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一是法律关，得到律师的认可；第二是事实关，忠于历史；第三是辩驳关，要能回答别人的质疑；第四是身体关，抢救自己的史料；第五关是文字关，请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把关。”

2002年第12期《书摘》上发表了罗稷南之侄陈煜的文章：《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同年12月20日《作家文摘》转载此文摘要。陈煜说，“毛罗对话”第一次是1996年贺圣谟对周海婴谈的，贺在“2001年12月对上海《新民周刊》澄清了他向周海婴讲到的一些事实”，“2001年冬天，我曾写信给周海婴，说明贺圣谟提供的情况不是‘孤证’”，“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的那次接见的情况”，“以伯父一生的经历见识和他直指实质问题的洞察力，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会问出来一个能够集中地揭开毛主席思路和解释当时全部局势的大问题”。文中介绍了罗稷南的生平，原名陈小航，又陈子英，云南凤阳人，罗是翻译用的笔名，译著有《马克思传》等。曾任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的发言人和秘书，并代表蔡将军访问瑞金，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71年病故，终年73岁。

以上就是发表“毛罗对话”前后学术论争的动态。至于网上的报道，本文都未涉及。在黄宗英文章发表以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泳先生的文章，引经据典地